

晨

鐘

新

刊

奈何天

雷馬克著 彭 歌譯





奈何天



奈何天

晨鐘新刊③⑨

N③⑨

著	者：雷	馬	克
譯	者：彭		歌

出版及發行：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光復南路260巷40號
電話：7 8 3 4 7 8
郵購帳號：1 6 2 4 8

香港總經銷：文藝書屋
香港九龍尖沙咀漢口道4號6樓

印刷者：晨鐘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特價：新臺幣 元
美金 元

初版：中華民國61年7月20日

四版：中華民國63年4月10日

有版權。勿翻印 本公司經內政部核准登記
內版臺業字第179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掉換)

譯者簡介

本書譯者彭歌，原名姚朋，河北他也喜他也喜歡教書，他是一個「書生型」的人物，日以讀書寫作爲最大的享受。他的職業是新一面並擔任「自由談」報副社長；他也喜歡教書，先後曾在政大、師大、文化學院等學校任教。（UI）的理學碩士，是寫作。

彭歌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和新他也喜歡教彭歌以新 是在「半工半讀」的情形下讀完的。民國四十九年，第一屆「中山獎學金」考選青年學生赴國外深造，彭歌以新聞門第一名赴美讀書，先後得到南伊利諾大學（SIU）的理學碩士和伊利諾大學（UI）的理學碩士，然後回國服務。

在出國之前，他一面在新聞界工作，一面並擔任「自由談」雜誌的總編輯，公餘致力寫作譯

述甚勤。他的長篇小說「落月」曾獲得四十七年度的中華文藝獎金，「在天之涯」曾獲得五十四年教育部頒學術文藝獎金。

歷年的重要著述翻譯如次——

「殘缺的愛」〔長篇小說〕

自由談雜誌社

「流星」〔長篇小說〕

中國文學社

「落月」〔長篇小說〕

自由中國社

「煉曲」〔長篇小說〕

明華書局

「尋父記」〔長篇小說〕

明華書局

「昨夜夢魂中」〔短篇小說集〕

香港亞洲出版社

「過客」〔短篇小說集〕

香港友聯出版社

「象牙球」〔短篇小說集〕

臺中光啓出版社

「在天之涯」〔長篇小說〕

高雄長城書局

「文壇窗外」〔論著〕

文星書店

「新聞文學」〔論著〕

臺北市新聞記者公會出版〔非賣品〕

「新聞學研究」〔論著〕

商務印書館

「改變歷史的書」〔名著翻譯〕

純文學社

「書香」〔隨筆〕

晨鐘出版社

「奈何天」〔名著翻譯〕

晨鐘出版社

「新聞圈」〔隨筆〕

晨鐘出版社

「萊茵河之旅」〔隨筆〕

晨鐘出版社

「奇特與平凡」〔隨筆〕

晨鐘出版社

「英雄們」〔隨筆〕

晨鐘出版社

譯者序

一個偉大作家的構成，基本上不外乎三個因素：第一是觀察力與感受力；也就是「見人所未見」的發掘題材的才能。第二是表現力；也就是他組織、剪裁和表現題材的技巧。最後也是最主要的一點，是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觀，他的哲學，這涵蓋了他寫作的原動力以及他所追求的目標：他爲甚麼要寫作？

對於中國讀者，雷馬克是一個熟悉的名字。這主要是由於他作品中所選擇的主題與我們的生活經驗最爲貼切，戰爭、暴力、流亡，以及一切價值錯亂迫使人不復爲人的悲劇。雖然他作品中的人物、故事、背景，都離我們很遠；可是，透過他的觀察與感受，使我們會起天涯若比鄰的感覺。

雷馬克於一八九七年出生於德國的奧斯納朋克地方。祖先是法國後裔，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徙居萊茵河地區。他的父親是一個裝訂書籍的工匠。雷馬克這個姓氏很像猶太人，（這是希特勒

政權對他屢加迫害的一個理由。〕但事實上他一家全是天主教徒。

雷馬克幼年在本鄉讀書，十八歲應召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曾五度負傷，最後一次傷勢頗爲嚴重。德國戰敗之後，他在荷蘭邊境的小城中教了一年書。但那種刻板的生活深爲他所不喜；於是他參加了一個「吉普賽人篷車隊」到處漫遊。後來到了柏林，替某一汽車輪胎公司擔任試車駕駛員。在那一段期間，他開始寫一些與賽車有關的短文，在瑞士的雜誌上發表。就由於這種投稿的關係，他後來成爲Sportbild 畫報的編輯。

生活稍獲安定，雷馬克便開始他嚮往已久的寫作生涯。他第一部作品便是成名之作「西線無戰事」。這書被認爲是有關第一次大戰最好的一部小說，也是人類對於軍國主義最有力的控訴。

「西線無戰事」的出版，却經過不少週折。當時的雷馬克，還是一個無名的新人，所以他的手稿送交好幾家大出版公司去審閱，都被婉詞推拒。最後，才由規模很小的吳坦公司（Ulrich）出版，想不到甫行問世，就引起各方的激賞，出版第一年（一九二八年）僅在德國就銷行了一百二十萬冊。其後這本書先後被譯爲二十九種文字，至今總銷數已超過四百萬冊。世界文學評論家如美國的孟肯、德國的斯陶爾、法國的蒙德，都一致讚揚「西線無戰事」是「最好的」、「最偉大的」戰爭小說。

此後，雷馬克被認爲是繼托瑪斯·曼之後最偉大的德國小說家。可是他在國內並不得意，他

的想法，他的心情，尤其是他那種天下爲一，超越民族優越感的觀點，在德國，沒有幾個人能真正的瞭解。儘管他已名利雙收，可是心情上仍是十分寂寞。於是，他自一九三二年旅游瑞士，卜居於世界聞名的玫瑰湖畔。其後希特勒攪得政權，肆力推行軍國主義和種族歧視的政策，對於以悲天憫人爲懷而反對戰爭的雷馬克積不相容；在一九三八年，終於剝奪了他爲德國公民的權利，所有他的作品，都被納粹黨徒銷燬。

一九三九年，雷馬克到達美國。起初住在西岸的洛杉磯，埋頭寫作，那幾年間，這個「無國籍」的作家寫了幾本書，其一便是最爲中國讀者所熟知的「凱旋門」。雖然他於一九四七年取得美國國籍，但他始終保持着用德文寫作的習慣。到目前爲止，他一共寫了九本書：「西線無戰事」（一九二八）；「歸途」（一九三一）；「三同志」（一九三七）；「流亡曲」（一九四一）；「凱旋門」（一九四六）；「生命的火花」（一九五二）；「愛與死」（一九五四）；「黑墓碑」（一九五七）；和「奈何天」（一九六一）。

雷馬克是一個高大健康的人。據他的一位好友柯萊門的形容，雷馬克的藝術才能是多方面的，他酷愛音樂，能彈一手風琴。成名後，他喜歡收集名畫，尤其是塞尚和梵谷的作品。此外，他還搜購中國玉石佛像和波斯地毯。他一度定居在紐約，但每年都要到歐洲去度假。他不像一般名作家們那樣規定自己每天要寫作幾個小時或者寫幾千字；而祇是像一個業餘作家，在興會來了

的時候才動筆。三十餘年的漫長時光祇有九本書，說不上多產；可是這九本書幾乎都是可傳之作。

雷馬克的作品中，「西線無戰事」、「流亡曲」、「凱旋門」、「生命的火花」、「愛與死」都已有中文譯本。這些大都根據英譯本而來，儘管經過一再轉譯，可是我們依然能體會到原作者雷霆萬鈞的筆力。就我個人的感覺，如果用繪畫來做比喻，毛姆是工筆，海明威是寫意，雷馬克則是潑墨。雷馬克的作品，即使祇是尺寸之幅，也有千里之觀。他不用柔媚圓熟的筆墨取悅讀者，而用粗豪悲憤的聲音，譜出了震人心弦的篇章。他無情地刻劃了人的卑鄙、自私與無知；同時也寫出了人之所以為人的莊嚴——怯懦中的勇敢，軟弱中的剛強。

一九六一年，我為「自由談」寫了一篇「二十世紀的大小說家」；文中蒐集了當代評論權威的意見，在末尾，我為雷馬克的被忽視鳴不平。老實說，雷馬克的偉大處，實非「太平盛世」書齋中的學者們能體味欣賞的。

也許就是因為那篇小文的緣故，從未見過面的文友於梨華女士寄給我一本雷馬克的新著：「Heaven Has No Favorites」，當時我因為正在美國東海岸度假，沒有來得及看。有天深夜老友黃胄來看我。他對雷馬克不僅喜歡，而且崇拜；於是我就要他帶回去看看，「看完了寫個書面

報告來」。

他的「書面報告」一直沒有來。可是那年秋天回到學校，我們進了同一個公寓。一連好幾個晚上，我們都在談雷馬克。

「你爲甚麼不把它譯出來呢？我去爲你接頭出版事。」我鼓勵他。

他有些心動了。但他實在太忙，日夜忙着許多「十萬火急」事情，其中之一是他的博士論文。

這事就這樣擱下來了。可是我們仍時常提起這本書，彷彿是一件應該做的事沒有去動手，兩個人人都覺得歉然。

「還是你來吧，」他說，「我連題目都爲你想好了，就用『奈何天』好不好？」

我自己先也想過的：我覺得如果從字面上着眼，中國古書上的「天道無親」正好。可是，這四個字連在一起，會給人一種說不出的森然之感，不像小說題目。而且，「天道無親」下面，應該是「常與善人」，但在這本書中天是連善人也不「與」的。於是，我接受了他建議的題目——翻譯這本書便成了我的事了。

後來我搬到U城來，黃胄來信還常追問我爲甚麼遲不動筆。我在他不斷的勉勵之下，終於在一九六二年秋天開始，利用課餘時間斷斷續續把它譯了出來。爲了感謝黃胄兄的精神支援，我就

用「奈何天」這個題目，來紀念我們的友情。

在「西線無戰事」的卷首，雷馬克曾寫道：曾經生活在戰爭中的人，「即使他們能僥倖逃過砲彈，但仍不免爲戰爭所毀滅。」「奈何天」便是寫戰後的悲劇。

故事發生在瑞士的一家肺病療養院中。女主角大戰期間受盡顛沛，喪失父母，羈先人的一點遺產在療養院中苟延殘生——她的生命是「從一次嘔血到下一次嘔血」。男主角比她年紀大得多，是「幸而逃過砲彈，但生命中的某一部份已毀於戰爭」的人，職業是專門開快車的賽車員——他的生命是「從一次賽車到下一次賽車」。他們邂逅相識，就因爲這一點「人世無常」的感慨，使他們墮入情網。

他開始並不以她爲意，對於久經滄海的他來說，她太不成熟。但是，等到他瞭解自己是多麼愛她的時候，他覺得戰爭的陰影和死神的威脅都比他強得多，他抓不住她。

她對他傾心相愛，但不願表露太多，她寬容他那種閒雲野鶴到處留情的「無所謂」的作風。因爲她瞭解他，也瞭解她自己，「我不會和他一起活到明年春天」。

「奈何天」是雷馬克全部作品之中離戰爭最遠的一本，可是，戰爭的陰影仍然投射在每一個人物的一言一動上。戰爭仍是一個主角——雖然它始終沒有出場。

譬如寫到療養院中兩個老病人——一個德國人，一個法國人——下棋的一段插曲，寥寥數千字，就把民族仇恨的心理作了最深刻的解剖。法國人最後原諒了德國人，因為那德國人的妻兒也是在大戰中被炸死的——發動侵略戰爭的民族，也難逃自食惡果。

男女兩主角後來結伴下山，故事展開，從巴黎、羅馬、威尼斯到南部的海濱。最後是悲劇的結束。健康與疾病，安全與危險，生命與死亡，處處是尖銳的對照。大部份的情節是輕鬆的——至少是承平時代的小人物的輕鬆；可是基調是沉重的，充滿了悠悠無定的生命之沉哀。

書中有近百的人物，波瀾起伏的離合悲歡。雷馬克的筆尖操縱着我們的心靈，我們剛剛讀過一段極風趣幽默的話語時，決不會想到下面緊接着一句會使人愴然淚下。

書中的幾個主要地點，都是雷馬克最心愛的舊游之地。賽車又是他少年時的舊業。這自然也是幫助這本書成功的因素。

我不知道我究竟能把原作者的心意傳達出幾分之幾，是我要向讀者們道歉的；可是我知道我從翻譯之中多少也學到了一點東西，這收穫，至少超過了我所費的精力與時間。這使我記起了黃胄寫給我一封信裡的話：「翻譯名家的作品，也是一種學習的方法。」

一九六三年夏記於U城

柯理凡把汽車停在積雪掃清了的加油站之前，按着喇叭。鴉群圍繞着電話亭畔鼓噪不休。在加油幫浦後面的小工場裡，有人在敲擊着金屬板。敲打的聲音隨即停下來，一個年約十六歲的少年走出來。他穿着一件大紅毛衣，戴着鋼絲邊兒眼鏡。

「給我加滿油。」柯理凡說着，從車中走了出來。

「要高度的？」

「對的。這兒可有吃飯的地方？」

那少年把手指頭猛地向對街一指，「就在那邊。他們晌午有瑞士盤餐。你要我把鏈條拿掉嗎？」

「爲什麼？」

奈何天

「再往前開，路上冰凍得比這邊還要厲害呢。」

「一直到過山口那邊？」

「你開不過山口去的。從昨天起那兒又禁止通行，是汽車俱樂部來的消息。像你這麼低的跑車，不管怎樣也開不上去的。」

「真的嗎？」柯理凡說：「你倒引起我的好奇心來了。」

「你也使我好奇起來。」那少年答道。

那餐室中瀰漫着一股腐惡的氣息，麝合着陳年啤酒與漫長隆冬的味道。柯理凡點了菜，麵包、奶酪、跟一大瓶愛吉兒酒。他要那女侍把飯送到陽台上來。外面寒意甚濃。長空漠漠無涯如龍膽草般的碧藍。

「要我把車子沖洗沖洗嗎？」那少年從對街的加油站上喊過來，「可真是該洗了。」

「算了吧。把擋風玻璃擦擦乾淨就成了。」

車子確實好久好久都沒洗過了，一眼就看得出來。在艾克斯那邊的一場驟雨，把聖拉飛海岸的紅土像蠟染術般地澆牢在車蓬和葉子板上。此外，再加上法國中部那些道路上泥窪裡潑潑起的石灰與泥跡，還有從無數卡車後輪上甩到車上的穢垢。我究竟爲甚麼要開到這地方來呢？柯理凡

想。滑雪是已經太遲了。可憐嗎？憐憫本身便是旅途中一個可憐的伴侶——而且是一個比可憐更壞的目標。爲甚麼我不到墨尼黑去呢？或者到米蘭？可是，到了墨尼黑，到了米蘭，到了不管甚麼地方，我又幹甚麼呢？我是太疲倦了。他想。既厭倦於留駐，又厭倦於離開。也許我祇是厭倦於拿定決心吧？可是我爲甚麼一定要對甚麼事情都做那麼多的決定呢？他飲乾了酒走進餐室中。

那女郎站在櫃台裡邊洗玻璃杯。一個剝製成標本的羚羊頭上的玻璃眼，望過女郎的頭，盯着對面牆上蘇黎世一家啤酒廠的廣告。柯理凡從袋中掏出一個扁平的革製水瓶，「給我灌上白蘭地好不好？」

「甚麼牌子的，康渥馨，瑞彌·馬丁，還是瑪泰爾？」

「瑪泰爾。」

女郎開始量酒，一杯一杯地。一隻貓走進來，在柯理凡腿邊磨磨蹭蹭。他又要了兩包香煙，還有火柴；付了賬單。

「這是公里嗎？」加油站那個穿紅毛衣的小伙子，指着車上的計速表問。

「不是，是英里。」

那少年尖尖地吹了個口哨，「你開到阿爾卑士山來搞甚麼名堂？爲甚麼你不把這一輛車擺在

車庫裡？」

柯理凡望望他，翹起鼻子，粗糙的皮膚，惹人注目的耳朵——正是從童年期的憂鬱病患者轉變成一無是處的半成年期過程中的一個人物。「我們並不老是做對的事情，孩子，」他說。「就算我們知道甚麼是對的。有時候，人生在世所有的妙處，就在於做那些錯誤的選擇。懂了嗎？」

「不懂。」孩子答道，吸着鼻子。「反正你在過山口的這條路上，都可以找得到急救電話的。要是拋了錨，撥個電話就行。我們會趕上來找到你的。這是我們的號碼。」

「你們不再養聖伯納種的狗了嗎，頸子上掛着小桶兒白蘭地的？」

「不嘍。這年頭白蘭地價錢太大，那些狗又太機伶了。牠們倒把酒給自己喝。現在我們用牛來擔任救護工作。牛是又壯又大，可以把汽車從雪地裡拖出來。」

少年的目光與柯理凡從閃耀的眼鏡中透過來的凝視相遇，他並沒有畏避。

「你正是我今天所急着要碰到的人，」柯理凡說。「在四千呎高山上的一個伶俐小伙子！你可姓柏斯塔羅奇？還是拉維德爾？」

「不，我姓戈林。」

「甚麼？」

「戈林。」孩子笑嘻嘻地，顯出了掉了門牙的缺口。「不過我的名字是赫伯。」